

二十九

|    |
|----|
| 42 |
| 35 |
| 42 |

準貴

冊滅齊

楊堅篡周

殆興王謀逆

隋滅陳

隋易太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

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  
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  
元文遙掌財用唐豈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祭掌東  
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  
樂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槩河南康獻王孝瑜  
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  
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  
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  
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頃  
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  
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

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  
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踈率無行嘗為高  
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  
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為秘書丞盜華林  
遍略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為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  
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因  
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  
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  
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  
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

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相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榮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太被親

寵見重二宮 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今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着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鷄

北魏書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北魏書卷之六十五 北魏書卷之六十五

嗚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鷄大赦耳上皇頗惑之  
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  
稍幡數百上皇以為及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  
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後世宗像也上皇怒使  
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  
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又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  
之甥何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廷  
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  
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  
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

之遂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請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  
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  
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  
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  
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  
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  
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  
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眾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  
資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  
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  
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

北魏書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旣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和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冬十月辛巳齊以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今至齒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

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佗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今婁定遠爲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

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慕容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榮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土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未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

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榮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怱怱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長榮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能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竝為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竝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直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葬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

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

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敷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末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叡又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



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史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爲女侍史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薦爲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妣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遣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

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曩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爲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諧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爲之假子與富

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用人不復啟象由是與士開有隙 夏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

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開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且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旣然不

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  
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  
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命萬死謀  
廢至尊剝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  
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  
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  
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  
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主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  
不入辟疆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  
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啟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  
無緣求別乃急解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

齊書王僧虔傳云：此為竹、此為  
地。

大笑曰龍子所為固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東巷帝即  
衛者步騎肆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  
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  
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  
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  
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  
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鏢亂  
築辨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  
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  
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  
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

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爲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爲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饗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庚午帝啟太后曰明日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出至末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

呼曰乞見家家尊兒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卽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爲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僧伽纏弱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顓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爲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爲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爲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自<sub>謂</sub>言聲言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楊提婆求娶光庶女不

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鄧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三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濃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

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皆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射律光字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禮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

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執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珽使二千石郎刑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

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爲雷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裹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爲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辦世會皆死周主聞光死

爲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其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爲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爲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爲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爲鄆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末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

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爲昭儀又斛律后廢陸  
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  
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  
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冬十月齊陸令  
宣欲立穆昭儀爲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  
而身爲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  
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  
而惡之令萱一日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  
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  
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  
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

爲左皇后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日  
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  
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  
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  
爲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  
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歛無厭每一賜與動  
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  
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  
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



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竝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譁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噴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犬不可耐唯須殺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汰人物官號服章竝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

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踈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犬是奸臣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閣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

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昭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已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掖不急之賞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

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之雕遂以澄清爲已任奇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鵬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酒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太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啟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

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没入貲產  
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二月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

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

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

以為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

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

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

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

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

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為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

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寫築西鄙

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即內參拒鬪寵任陸令萱穆

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德信

胡兒何洪珍等并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

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害民舊蒼蒼頭劉桃枝等皆開

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

貴者始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

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

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鬪鷄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

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

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縱賦斂後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待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程國子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有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

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勳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直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我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爵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翹葉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且此易取也帝大笑二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知之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統榮陽公司馬消難與公達奚震爲

前三軍總管趙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昭爲後二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昶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茂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使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位尚有其人今之出帥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暎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

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  
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  
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  
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  
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  
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絕齊水橋大都督太  
安傅伏自水橋夜入中渾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渾二旬  
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求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求業  
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  
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  
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傅伏謂行臺乞伏貴  
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  
齊王憲王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  
唯以王樂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  
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  
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  
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  
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  
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  
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  
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

十月巳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爲  
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齊王  
憲陳王純爲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  
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諸侍有  
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  
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  
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  
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馬氏公尹升步騎  
五千守鼓鐘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玉招  
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  
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

昌王尉相貴襲城柱宋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  
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  
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  
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主執帥衆應  
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  
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  
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  
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  
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  
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  
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

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鷄栖原伐柏爲菴以  
立營椿廣之第也癸酉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  
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鷄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  
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  
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  
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  
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  
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  
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  
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  
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亦

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  
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將周室一  
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  
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  
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  
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王壁齊師遂  
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心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仇而  
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  
忼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列齊奮  
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  
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爲



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縱點不時至周人以水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水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舟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

與其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疾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王壁援軍來卽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

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募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會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足復走先是齊主以婢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襦翟等至是遇於中途齊主

爲被纒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頰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尉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王欲留安德王延宗廣靈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

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王詔安德王延宗廣寧主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之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

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主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間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

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尚書。畢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真邕自以宿舊。易事為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莫多婁。為潁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榮。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

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眾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礮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自帥眾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厭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

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鬪  
幾中之城東道昵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尊之僅得免時  
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  
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  
出城饑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  
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為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  
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  
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柰何棄之  
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  
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  
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

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  
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  
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輩敬顯奔鄴齊主以為司徒  
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啟於瀛州刺史任城主潛曰至尊  
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  
我人臣何容受此啟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  
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  
於齊齊人徇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  
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  
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  
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未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籙且曰宜愜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

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勣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上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鷄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勣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勣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漏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勣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

能知若今主自宋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  
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  
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  
是時人情恐懼莫有關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勣曰今  
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不  
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  
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  
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  
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卽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  
承光大赦尊齊主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

爲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爲大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  
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  
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  
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  
文豈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  
忌邪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  
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  
餘騎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  
軍旗幟卽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  
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  
兵更爲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

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亦內實通啟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

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張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闔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渡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爲湝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卽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



報來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來業爲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爲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顥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至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之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已亥至南鄧村尉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

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爲改葬子孫各隨所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并可毀撤瓦木并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庶人主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湝遣二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漏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

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畧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主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刀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畧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

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援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

伏營州刺史高寶寧未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  
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  
者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  
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  
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  
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  
旣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卿公  
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  
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  
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  
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

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  
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  
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  
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  
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救之曰若敢與公高官  
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從日又問前救河陰  
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  
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  
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之長安置高  
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  
駕布六軍奏凱樂戲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

緯為温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  
 飲酒令温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  
 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使上士自是詔語格式及用山  
 東人物竝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  
 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  
 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為王者  
 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  
 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周主祭方  
 兵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  
 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竝賜  
 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壯麗者準

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  
 愈儉 十月周人誣温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  
 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  
 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  
 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  
 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  
 笑徵放之乃為尼齋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十二月  
 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  
 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

殂以為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棄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親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具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又之病死於蜀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相公楊忠彥子堅襲爵堅為開府儀同三司

宣帝大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為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官正宇文孝伯言於周王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

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豈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大將軍楊堅交相竒儀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

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官尹鄭譯王端策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策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策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遣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以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

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及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平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將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字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誰文孝

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九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遷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卽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始立卽違奢欲大行在殯會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僕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

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  
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  
太為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  
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  
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  
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  
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踈之乃與開府儀同大  
將軍于智鄭懌等密謀之使自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  
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為太師憲辭讓又使孝  
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  
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辨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

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  
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暫茲恨耳因擲笏於  
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  
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  
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  
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  
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  
謂之伴死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  
主立妃楊氏為皇后 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為  
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



衣冠太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家宰越王盛為大前  
 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  
 大司馬隨公楊堅為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  
 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  
 為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曰刑云五  
 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  
 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  
 宄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  
 人規諫欲為威雷聳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  
 大醜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  
 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繼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

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嘗後宮增置位號不  
 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  
 之於是樂運輿觀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為大尊比來  
 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眾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  
 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  
 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  
 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  
 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  
 獻書之路其八玄象重譏不能諮詎善道濟布德政若不  
 苛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  
 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

之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見曰  
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  
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  
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魯王戊午周主至洛  
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 二月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  
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  
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暹寇欲為身計易  
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  
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異千載之後知吾此  
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  
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

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  
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當為左軌邪巖曰臣  
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闡擊搏其面軌遂  
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之儀之推之  
弟也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官正數進諫不  
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  
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  
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  
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  
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總管它日帝託  
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

不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譴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醜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去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位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

冠加金附蠟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黃眉墨髭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杖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官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爲趙國齊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

爲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  
道竝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  
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  
根固本之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哉秋七月庚寅周以  
楊堅爲大前疑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  
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爲天皇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  
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爲天制敕爲天敕壬午  
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爲天元聖皇  
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  
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

遲氏蜀公迥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過而  
淫之亮聞之懼三日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并其衆  
推諸父爲主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  
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  
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卽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周師  
寇淮南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十候正前驅  
式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  
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鉞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  
宮爲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着五色及  
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  
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倂伏如

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聞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  
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大事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營  
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  
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性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  
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  
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  
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  
懸鷄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夏五月周揚后  
性柔婉不如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  
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  
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叩

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坐隆重天元忌之嘗  
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卽殺之  
堅至神明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  
相表傾心相結堅旣爲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末巷私於  
譯曰父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  
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  
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  
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  
之己丑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  
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瀟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  
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狡諛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

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  
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  
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謏御  
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  
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  
裘暎之孫也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  
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  
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  
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  
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  
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著而行之諸

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  
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  
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  
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  
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  
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太后楊后為皇太后朱后  
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以漢王贊為上柱  
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  
大丞相秦王贇為上柱國百官總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  
受顛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  
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

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賁自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之弟子也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穎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

入府遣楊惠諭意穎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穎亦不辭滅族乃以為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太王先帝之弟時望所謂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

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士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為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義為相州刺史先命赴艱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迥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

為魏郡太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為藝黑於迥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越而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士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面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和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相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此民何如眾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



國迴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  
 郟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  
 文述武卿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  
 軍總管以討迴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討  
 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迴  
 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  
 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  
 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  
 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  
 不問以秦主靜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庶子以柱國  
 梁睿為益州總管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

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洛具趙蕤麻澹  
 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榮州刺史邵  
 公賈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曹也利進潼州刺史曹  
 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  
 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迴懷縣末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  
 降迴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  
 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  
 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  
 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築帥青齊之眾  
 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臺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眾  
 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朮州拔

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且使封上其書  
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  
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  
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  
下又以十三鍬金帶遺堅十三鍬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  
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足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  
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  
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  
附於堅迴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  
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  
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迴遣宇文貴自石濟宇文威自白

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迴  
遣檀讓狗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  
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貴丁未周以丞相堅都  
督中外諸軍事鄭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已酉周  
以柱國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顛仲文  
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  
昌言文表與尉遲迴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卽拜吳  
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殺就之招  
引入寢室招子昌魯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  
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  
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曹坐於戶側曹順

之孫也弘曹皆有勇力爲堅心腹酒醜招以佩刀刺瓜連  
嚼堅欲因而刺之元曹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  
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曹瞋目憤氣扣刀入  
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僞  
吐將入後閣曹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  
命曹就厨取飲曹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堅隆階迎之曹耳  
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曹曰兵馬  
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曹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  
坐曹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  
扶堅下牀趨走招將追之曹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  
曹自後至招恨不時以彈指出血于手堅誣招與越野王

益謀反皆殺之及其誦子賞賜元曹不可勝計周室諸王  
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肅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  
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  
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惶帥衆十萬入武德軍  
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  
詢密啟丞相堅云梁士彥字文忻崔弘度竝受尉遲迥餽  
金軍中恠恠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  
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  
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  
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

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郢公以下莫不驚疑且  
歸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  
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  
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  
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友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友  
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  
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遣之頴受  
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  
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司馬洎難以鄭隨溫應士順洎儂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  
來降遣其子來為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洎難為大都

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馬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  
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梁州刺史任忠帥眾趣歷陽  
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兗州周益州總管  
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  
不得進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世宗使中書舍  
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  
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難獲蒙顧託梁主弈葉委誠  
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  
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  
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皆一  
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

晉挾天子保京都伏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涓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許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柱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頊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頊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旣度頊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追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二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弟勣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

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堦登謂迴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方可取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阮之勤惇祐東

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行追獲之丞相堅以勤  
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迥未  
年衰老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孛爲長史達孛暹之子也  
文士無讒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  
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北  
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  
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迥所  
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衆克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  
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  
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  
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

間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  
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  
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  
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  
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  
毗羅傳首高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  
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迥敗謂  
拂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  
也得黃公劉昉沛公鄭謨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心膂  
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爲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  
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治踈之恩禮漸薄高熲自軍所

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助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穎代昉為司馬不忍廢譖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譖譖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徇以恩禮慰勉之周王誼帥四總營至鄖州司馬消難擁其眾以魯山甌山二鎮來奔九月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善高阿那肱之佛虔等帥眾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

勳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前兵擊悉破之會梁睿至其守道去睿自劔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善乙佛虔城守親帥精兵五千屯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善乙以城降謙將虜虜三千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虜斬謙及高阿那肱劔南平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家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官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

傳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  
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冊太宗伯趙爽奉皇帝  
璽紱禪位于隋隋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  
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  
冊祠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孝矩名  
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為太子妃少內史崔仲友勸隋  
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  
內史祕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  
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  
官以酬勤勞特進至胡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  
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頴為尚書左僕

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  
相國內郎李德林為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  
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丙寅脩廟社立王后獨  
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堅為  
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  
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  
冲恐權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  
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  
又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夫北  
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  
主謂曰且躊躇當其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



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懷翼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鄴公真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贇秦公贇曹公允道公允蔡公允荆公元宣帝子萊公衡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諂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墓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巳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竝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

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劍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壺就柱以其摺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着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

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蕭諫送其後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誓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十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諫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爲亂

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為庶人常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暉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與籤俞公喜並伏誅暉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太赦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為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帝病創卧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眾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

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

已

隋滅陳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

結綺閣龔孔二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

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送

遊其上以官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文學士僕射江總

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

等文士十餘人侍上游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

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文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

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

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

容色君臣酣歌日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

家女為龔貴嬪侍兒上見而說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

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眇眇

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  
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  
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  
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  
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  
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  
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  
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  
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  
寵遇優渥三品聽討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

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  
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  
陽惠朗徐哲賢慧景業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爲  
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  
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  
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  
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前陽惠朗爲大市令賢慧景爲尚  
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然皆  
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  
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爲知人尤  
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蠶者五十人

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曰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住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初北地傅縡以庶下事上於東宮及即信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慕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

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更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殍殍救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

禎明元年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

問取陳之策於高頴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  
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  
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  
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  
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  
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日自可才力俱  
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陽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  
高勣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  
今唯須武昌以下斷和淝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  
討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  
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

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勒口淝城置船然終聚漢口

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

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眾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

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

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受蕭巖

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

不極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

何密之有使投其柁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

素在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

前後置六拍竿竝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

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

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  
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  
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  
衆臨平湖草又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素為奴  
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  
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鏡排  
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昔高祖南  
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  
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  
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  
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諛諂讒

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

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先是隋徵梁主入朝梁叔

父安平王巖弟義與王瓚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

九江周羅暉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

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

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

窮奢極侈俾畫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

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

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

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



徇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聞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  
津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恭帝二十惡  
仍散寫詔書二十萬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  
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  
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  
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  
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  
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  
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  
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  
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  
以左僕射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  
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十一月丁卯隋主  
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  
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  
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  
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  
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  
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  
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  
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  
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

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青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趨白波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

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竝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禳帝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末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旣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爲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

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表憲曰京口采石俱是  
要地各須銳兵五千竝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  
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  
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  
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面陳但作文  
啟卽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啟入白帝曰此是常事  
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  
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  
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  
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  
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遊說帝重違其意  
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許議總又抑憲策由是議久不  
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  
權敗彼何爲者邾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  
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  
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  
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  
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  
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哺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  
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  
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弼又請緣

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  
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  
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彌  
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  
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  
石戍主徐子建馳啟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宿旅戍辰陳  
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  
親御六帥廓清八表內外竝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  
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竝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  
湘州刺史施文慶竝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  
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

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  
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  
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  
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  
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臯  
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  
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  
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請廷尉請罪陳  
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  
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  
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

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  
擒虎自南道竝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  
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主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  
苑樊毅屯耆闍耒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  
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  
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  
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新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  
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  
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  
達軍事唯書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  
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素不伏官迫此事

然亦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啟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

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擊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

又曰弼懸軍深入壘斬耒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

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容貴速戰

主貴待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

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

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

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

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

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眾軍必公流赴援此良策

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

孔範以忠義名於時  
漢書曰：漢國之家也

郎一出擊之任忠即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  
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  
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  
帛賦諸軍以克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  
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  
北百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  
眾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貞明等甲士凡八千勒  
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  
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  
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入頭  
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憤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支

好更往住是今角猶有  
身之

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  
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  
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佳臣無所用功矣  
陳主與之金兩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  
上流眾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宮人裝  
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  
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  
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  
尚降諸軍何事眾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  
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  
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二二九

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  
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  
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  
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  
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  
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  
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  
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  
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  
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  
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

孫皓字有封時在

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  
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  
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  
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  
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  
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  
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  
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驃車  
歸已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頴先入建  
康頴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頴所令留張  
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

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類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由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關下以謝三吳使高類與元帥府記室裴知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遣軍令收以屬史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時總給五石

哀服藉草表也

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棄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束向坐三日歎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暎與郢州刺史荷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克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



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  
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蛋  
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  
三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  
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  
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  
而下欲入援建康為秦主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  
王叔文罷湘漢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而叔文已  
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  
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  
暉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謝損時諸城皆解甲羅暉乃與

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請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  
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  
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走豫章等諸郡  
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  
廢淮南行臺者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  
推受為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  
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  
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述述軍旦至瓛立  
陣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  
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廻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  
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眾保包山燕榮

擊破之。獻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敷，以會稽降，與獻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畧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與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軍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中

召平秦時宋陵反秦亡高民理以  
去外地理易謂陳亡後不能編於  
民位以承治

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貴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眾迎洸。洸擊斬徐璿，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洸，夏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

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環棄官去環忠之弟子也於是  
 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二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  
 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  
 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主公百司發建康詣  
 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  
 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  
 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  
 及諸王侯將相並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  
 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廟廷拜廣為太尉賜  
 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  
 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

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

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

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陳高祖本名元帝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

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帝獨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

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一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

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

陽門宴將士自門外交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

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

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

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

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

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素爵爲越公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答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爲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劫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粟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

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頴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頴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頴問方畧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頴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瑋王儀御

史中丞沈攸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攸之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

嗚呼陳叔寶所以得免於死也

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秘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鄴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翽來降伐陳之役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

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當在江南久承令問謂  
 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  
 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  
 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  
 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  
 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  
 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太  
 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  
 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  
 叡之孫也王成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  
 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

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  
 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  
 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  
 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  
 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  
 竝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  
 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  
 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  
 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  
 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  
 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

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  
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  
登邗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  
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  
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  
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  
頴至日猶見啟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  
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  
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

謚曰煬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丁隋王隋王以  
太子勇爲皇太子封子鴈門公廣爲皇太子後爲秦王秀爲  
越王諒爲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  
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  
節儉勇嘗文飾蜀鏡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  
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  
宗廟吾昔日本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  
今日皇太子之心亡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

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東宮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君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各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佗故甚其哀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恪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生豈疑襄城王恪

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置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唐義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水以縵絲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練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官以語侍臣音喜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眉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豈非我諸兒誰得嗣位對



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類言邪置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並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標鳩毒遇外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賜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死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覓前再拜問

訊此是幾許苦痛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

自是后決意欲廢公勇立廣矣廣與安林總管宇文泰素毒

欲述近已奏為書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

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

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敎經將領頗有大

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皆歸大王然廢立

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

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

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

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

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

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豈主之賜令述與公為  
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牒意說之曰夫守正履  
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  
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  
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  
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  
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  
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  
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求銘骨隨斯  
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  
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

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其會早自結託則長

保榮祿傳祿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sup>委</sup>令太子用事恐禍

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sup>稱</sup>微指晉王孛擗恭儉

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孛愛每

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

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睨

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

益憐<sup>阿廢</sup>阿廢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

才后遂遺素金使贖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

使新豈人王輔賢造諸獸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

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



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  
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  
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  
上、不得自遂、因長嘆、回視云、我癡覺身、奴上曰、此兒不堪  
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大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  
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嘗我物  
此言幾許、異視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責之、勇即對  
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  
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  
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亂晉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  
好屠割、今儼非類、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

之更傳不下有過字之意乃明不  
字非誤胡注失考

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昱、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  
無及、讒言罔極、唯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  
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  
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未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  
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鬚、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  
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  
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  
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常令師姥卜吉凶、語臣  
云、至尊已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  
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

直監已居太... 卷二十一... 八十三

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看織介事東官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又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枝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入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經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

不服曰竊聞公家車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藥似加琬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警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馬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主公主者竝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主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手不宜復留意已已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

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竝處  
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關毗東郡公崔君綽  
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  
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文率更令晉  
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  
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  
千段元冑楊約竝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  
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  
其負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  
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  
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

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益踈政由是出爲  
襄州總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  
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  
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  
魏郡陸爽竝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  
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其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  
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  
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  
至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  
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  
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若使裴政劉行本在

漢高帝謂曰公身漢漢太子  
太子之言官職當調護

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  
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左右乃於廣座自比  
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  
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  
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比惶懼無敢對者  
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  
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正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  
與為善可與為惡彙使陛下擇正人輔之是以嗣中鴻基  
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  
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  
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

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  
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  
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  
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家嫡不傾危願  
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  
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  
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字之述為左衛率  
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因是徵衍為左  
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席掌之勇自以廢  
非其罪願請見上申冤而廣逼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

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  
着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  
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思烈而  
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  
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  
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  
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元弟必反矣  
大將軍劉嗇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  
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  
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

物不能害及為毛間蠱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  
巖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克宦者車馬被服  
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  
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  
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  
家事何豫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然府幕敢不盡心聖上  
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  
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  
王孰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  
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  
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



知有備乃止。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盃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襖裏而納之。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蠱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三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瀆，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稱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十一

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或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或與之秀遺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或<sub>印</sub>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清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容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未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

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依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竝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胡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勇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

見左僕射趙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執日隆，搢紳之徒，屬其  
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  
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視親戚子弟，布例  
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姦  
臣擅命，有漸而來，主莽資之於積年，相玄基之於易世，而  
不珍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  
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  
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  
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  
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  
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疎，已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

不可窮親細，祇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  
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揚約為  
伊州刺史，素既被疎，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  
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  
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  
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歔，丁未，崩于  
大寶殿，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  
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士之女，蔡氏，丹陽人也，上寢疾於仁  
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龜，自  
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

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妻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  
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  
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  
然曰太子無禮上妻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  
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  
出閣爲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  
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何節  
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  
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觀戰栗失  
色哺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醫封宗以賜  
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

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  
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乙卯發喪太子卽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  
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  
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  
堪大任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漢王諒有寵於高  
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  
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  
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  
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脩武備於是大發  
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

邊高祖使諒御之為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呼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鷄鵝耳何用腹心為王頊者僧辯之子個儻好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曆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遺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遺書召汝救字傍列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

後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於叛逆絀於刑書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諫其司馬原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為方伯富竭誠效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

入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  
晉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  
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選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  
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  
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  
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  
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  
趣河湯大將軍基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  
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紇羅  
貴王暉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立和為蒲州  
刺史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戲冀離詐稱諒宮人還長

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立和覺其  
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  
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  
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立和機  
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  
去矣諒不對以王暉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  
粹為絳州刺史梁菩薩為潞州刺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  
張伯英為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  
其將劉暉襲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二萬攻  
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  
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

法呂王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闕預雖在閣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衝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忠節必不從亂但逼亮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

妻稟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宋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其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曹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自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

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崖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趨黎陽其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實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

諒賊劉建圍成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柏嶺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陞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綠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



戰多願守營因而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卽召所留  
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  
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  
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  
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  
澤會天大再諒欲引軍還王頔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  
疲弊王以銳率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  
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  
王頔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  
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  
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素等入朝素王頔將奔突厥至山

陰陰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  
坐三日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  
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  
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并獲頔尸梟於晉陽群臣奏  
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  
司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  
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  
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  
眞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愆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  
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  
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橫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通鑑纂要卷之九 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橫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